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
### 第六回 萬里梯航人來南國 一幀織錦名遍京華

卻說劉其光辭了少年，跳上車，吩咐到南粵試館去。那南粵試館在順治門外，是前清潮惠嘉三屬所建。這幾年來，因舉行知事考試，那班前清縣太爺、法政畢業生，梯航萬里來京候考的，都把這試館做了稅駕之地，一時便熱鬧起來。那第二進的西院住了個應試人，姓謝號應辰，是廣東法政專門學堂的畢業生，年約三十六七歲，是個精明強幹雅俗共賞的人物。他眼看著民國知事因縣治歸並以後，比著前清和縣體制較崇，利源益大，便欣然竊被入都。人家的應試是下了本錢來的，只有他心裡打了個絕妙主意。非但不肯先下本錢，並且還想趁此做些買賣。什麼買賣呢？原來他有一種絕等的本領，凡是名畫師真跡，只要他一經摹臨，便與真本無異。他有個聯手好友，姓胡名哲卿，是南中鐵筆名手。兩人狼狽著，應辰摹畫了贗本，便由哲卿摹刻了圖章印上，然後薰染紙色，裝錦書籤，真個神完氣足，不走一絲。

哲卿先已在京，充前清春官榮陽公記室。見那些達官顯宦，承受了前清同光的流風餘韻，品書論畫，囂然滿都，卻都是些掠面浮光，全沒個正法眼藏。不要說宋元以上真偽無從鑒別，便是四王諸品也只有含糊猜測罷了。因想「可惜應辰沒來，要有了他時，這班以耳為目的骨董家，正不知要收受多少假貨呢。」

卻好政府舉行第一次知事考試，想應辰是有應試資格的，便寫了封信去，把京裡書畫家的手眼笑罵到個淋漓盡致。後面引著呂布向魏武語說道：「『公為大將，得布為之助，天下不足平也。』應辰於意如何？」應辰接了這封信，那有不願的。便一面還信給哲卿，一面竭畢生奇技，預備好了幾種，便稟載入京，暫借試館西院住下。好得考期尚遠，由著哲卿引進，著實識了幾個大人物。

哲卿居停榮陽公原也是翰苑出身。只二十年來，此調不彈已久，若問他書畫時，卻免不得要拱手敬謝。這天公事完了，銜了支雪茄煙，踱到哲卿書室來閒談。只見哲卿正臨窗坐著，面前案上橫了個手卷，不消打開，只看那玉軸古錦，便知不是平常書畫賣手裡的東西哩。哲卿一見榮陽公，歡然立起身來。

榮陽公走到案旁，拿著手卷看時，見一條玉版題簽上寫著「織錦圖遼陽寶氏簽」八個字，笑道：「竹筠尚書的鑒別是不差的，可惜後人無狀，散佚的多了。」說完，將卷子打開來。

有三尺多長的綾頭，接著一張古絹，黝然涵彩，便覺得古香可接。那絹上畫著蘇蕙織錦。曲檻一桁，秋窗半啟，窗內露著半個美人，蛾眉斂黛，鳳髻低雲，一彎玉腕支著腮，像在那裡聽著什麼，大有佳人不至，所思千里之態。窗外一叢鳳仙含蕊初花，有一隻紡織娘伏在瓣下，把窗外秋聲、窗前愁思曲曲描盡。

下鈴著鬆雪畫章。榮陽公見了，已嘖嘖不止。哲卿更從旁指點著道：「這畫朱若點脂，綠如疊翠，且不必論，只那衣折色相，便足徵宋大家畫無疑了。」

榮陽公點頭，再把卷子打開，看見中印著「萬幾宸翰之寶」，接著是管夫人書回文全圖，字是簪花，墨留形韻，下鈴小印，只一角上略霉滲了些。榮陽公看了一回，哲卿道：「向下看罷！」

便一手接過來，將後幅打開。第一段是明季瞿式耜的跋語。

榮陽公道：「脂香粉豔的《織錦圖》，加上這鐵膽忠肝人的跋語，愈覺掩映生輝。只既是真跡，怎竟沒元明賞鑒家的一章一字呢？」哲卿笑道：「怎的沒有？這不是『鈐山堂珍藏』之章麼？這不是『臣印士奇』麼？其餘像『紅豆山房』等印章，朱篆斑爛，不一而足。未後便是寶竹筠一跋。」榮陽公相見了，自是贊歎不已，問：「這是新得的麼？」哲卿笑道：「不要說某是個窮書生，沒福得此哩，便是肯出一兩千金，怕畫主人也捨不得便讓呢。」說完，把卷子卷好。

卻好閩人傳進個名片，說會師爺。哲卿將名片一看，笑道：

「畫主人來了。」榮陽公問是誰，哲卿將名片送過道：「倒也是個風雅士。他也素仰明公德望的。左右沒事，請他來談談罷！」

說完，吩咐了個「請」字。

不多一刻，便進來了一人，見榮陽公博衫廣袖，早知是位大僚，便搶一步揖著道：「這不是春官公麼？沒請過安呢。」

榮陽公見他行止言談，大方爽脫，忙回了個揖。哲卿在旁笑道：

「這位便是常說的精鑒家粵東謝應辰呢。」因問應辰道：「投考領卷的事，都預備好了麼？」應辰笑道：「這不過是借個名兒來玩的，那裡算什麼事。」榮陽公初聽了哲卿的話，心裡不覺呆了一呆，及聽了應辰的話，臉上平添了幾分喜色，笑道：

「這樣說，是將來的一邑父母了。」說完，讓應辰坐下。

應辰謙讓了再三，才斜著身坐了，向著兩人道：「微論樗櫟之材，不任匠斲，就令人穀，自知書生積習半世未除，質膺民社隕越正多，斷不敢輕於一出呢。」榮陽公聽了這話，問應辰打量一回，臉色愈加和悅。哲卿笑道：「這明是撒謊了，既不想知事做，還來應什麼考試呢？」應辰歎道：「這也怪不得你不信。只我呢，強項半生，腳蹤萬里，除卻書畫一癖，自識世無樂事呢。」說完，大有天地茫茫知已何在之概。榮陽公是個老實人，聽應辰說出這幾句話來，不覺正色道：「政界非不可居，要看居者何人耳。像閣下志趨，便不宜因眾人皆醉，獨以清醒自高哩。」應辰肅然動容道：「大君子教迪，何嘗不是！」

只山野鄙夫，常懷■■，這也看用我者何如罷了。」哲卿笑道：

「且擱著這些說話罷，你那《織錦圖》是那裡得來的？我從沒見過這種精美確鑿的卷子。」應辰道：「東西呢，還不差，只現在的古書畫被俗販玷辱得不值一錢了。我這卷子還是前歲在重慶得的，那個賣畫的當是假貨，吾許他五十金，他便欣然脫手了。你想明珠薏苡，世上那裡還有是非真假呢。」哲卿道：

「山膏之豚，厥性好罵。你論畫也罷了，卻又挖苦起人來。」

應辰不答哲卿，卻向榮陽公道：「野人粗疏，動乖禮法。大君子且擔待些兒罷！」那知榮陽公非但不怪，反著實看得起應辰，竟同他兩人脫棄禮貌，長談了半日，還留著應辰吃了頓飯，這真是萬世難得的奇遇了。

從這天以後，榮陽公時向他人說起《織錦圖》是文敏伉儷真跡。京裡有書畫癖的人，便以耳為目的說榮陽公所鑒定必無錯訛，那《織錦圖》三字，便聲譽習習。竟有些書畫販子打聽得應辰住在南粵試館，殷懇勸去運動脫手的。應辰總半冷半熱的含糊著。隔了幾日，那些書畫販子知不是生意，漸漸的也懶下來了。

不想應辰不知為了什麼，竟投合了那位榮陽公，沒事常請他到公館去談天。有一天竟勸應辰不必住在試館，搬到公館去。

這是常人所望而不得的，應辰卻宛轉辭著道：「承寵招納，自無不可。只這次到京是奉母命應知事試來的，進場與否，雖不可必，但既以考試名義入京，一旦遷入崇衙，易貽口實。不如待過了場期，然後來依喬木。好得莛既彩，終是明公藥籠中物，正不必忙在一時呢。」

榮陽公聽了這種話，越發得意，竟替他竭力游揚著。應辰感恩知遇，也十二分的修整聲譽，把「考試知事」四字丟在腦後。不上半月，一個未來的縣太爺竟變了首善的大清客。那些名公名士，漸漸的與他周旋起來。只因這一來，卻應出個華豪仗性的人物來。真是：